

卷八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諭中原檄

宋濂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直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外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
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
到部舉人過數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
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
而國事可辦矣

皇明文衡卷之八

奏議

登極建言

劉定之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
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
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
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
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旆衰
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燄而不侵梓宮肅
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



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

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

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

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

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

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

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

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

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

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

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趨起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

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

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駭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

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

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

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

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

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

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

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廢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稅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於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駟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與敵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爲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馮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主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

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待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才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急忠厚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

隳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甘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書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

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

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

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况於

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
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
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
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
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
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
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
其不至於誤食而噁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
於政治則天下之六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強讎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下冒天威以不勝戰懼伏惟擇
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虞情題本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虞情事今者
虜使還期漸近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致其來寇
而撲滅之臣以為待夷狄之道但當為應兵不當為禍始若
廟堂之輔弼無遺策壘場之將戰有必勝以暫勞而圖永安
周臣子所深願豈但淵秉哉倘成敗猶未可預料則臣尚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其或此
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怨懟若
由此暫羈縻之則歲年之後國家閑暇選練將卒愈精脩
築城保戍愈完賞罰愈明資械愈充腹裏諸處無饑饉之患口

外名也。有奮發之勇，然後觀釁徐動，亦未爲晚也。今者堂武之臣，謙讓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回。齊聽衛所之兵，但有虛數，畿甸之民望風遁逃，則成敗猶未可預料也。明矣。

陛下何汲汲於違衆論，倍寡謀，以萬姓之命，籠一時之勝哉？臣愚儒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之後，糜費不貲，損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繒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爲時甚久，爲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謂爲不富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汴宋之末，虜兵來加，而要割藩鎮，劫質親王，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讐言未復，損我之武，則漢高帝先被圍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於突厥，而後伸，不報

其讐，未聞當時謂爲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使詔諭而羈留父兄，黜削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篡竊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弑其父，而婁敬勸漢高祖通和，蓋蘇文弑其君，而房喬勸唐太宗罷兵，不討其罪，未聞當時謂爲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賊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讐，不討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警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加防備，攬群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修築城堡，明賞罰，備資械，使內無患，外有勇，然後彼有釁之時，此足以乘之也。蓋不患於彼之無釁，而患於此之無策，以乘之，然尤在

陛下進 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勉聖學於日新月盛

而不中止以爲用群策之衡鑑服夷狄之根本臣計愚言謬
望 勅大小群臣公同博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
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試虎少有全理矣蓋和戰
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如巫醫皆所以治病而
巫陽必不以藥爲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
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 天威伏俟罪譴謹題請
旨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
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下
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嘆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
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
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
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
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
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
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
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
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
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
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
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
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
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

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
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
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
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
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
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
老子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
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
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
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
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人經師有過者
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

助其創業者二十一人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
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夫之前
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
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
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
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懵焉不知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
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
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
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
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

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錫美諡其爲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與謹議

陳言脩德弭災

臣聞之天人相與之際壯可畏也人事爲於下則天道應于

上天戒示於上則人事謹於下此感彼應捷於影響不可誣也故上天垂戒而災異屢見者此必人事之失不自省有以致之而譴告警懼仁愛人君如此之至也然人事之失必有其故或用非其人或政有缺失虐及于民民不安生而疾苦嗟怨之聲上聞于天以故天知之而屢出災異以垂戒于下當時上下或不知其由而天下之人知之故自古帝王以及漢唐宋暨君之於天戒必下詔求言使凡臣民各陳所見極言時政缺失而不忌諱以見致災之由而

朝廷聞之亟改其失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若徒祈禱宥罪及蓄糧儲修堤岸者此特有司之常事耳至于用人是否政事得失因循姑息而不修改則天心回否未可知也或又謂已嘗詔許諸人直言無隱不必下詔求言此則爲臣者失

于稽古而不以古之聖帝明君期望故也伏乞
皇上法古帝王及

祖宗列聖斷自宸衷下詔求言務使臣民人等直言極諫各
指時政缺失以見致災之由取其切當而隨事修改又乞
皇上于是而示徹樂減膳之勅大臣于是而推捐俸救民之
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侈用濫賜之財慎差遣之擾民罷補
官之俸給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憫遞運人夫之苦
薄收斂糧儲之重寬農民之運糧恤軍士之勞役止納粟以
抑僥倖勸屯種以蓄邊儲嚴考察以明黜陟信賞罰以示勸
懲清天下刑獄之冤滯罪軍民越獄之誣陷修學政以養人
才之本原采善言而戒大臣之自用重公輔之名爵杜署職
之奔競凡此之類悉 勅諸司修改而舉行之乃所以修政

事而安生民回天心而弭災異天下生民何其幸也

東洋
研究所
圖書



皇明

十一



